



少女的追求

从东京、香港到罗马

323
少女的追求

《译海》编辑部编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1插图 220,000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600册

书号 10261·259 定价 0.91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选进日、英、西德、意大利等国的中短篇小说六篇，是一本外国小说选集，译文各具特色，风格迥异。其中《少女的追求》描写一个日本矿工的女儿为了探索人生，只身离乡别井，后因结识了一位富商，才有机会到东京、香港、罗马等大城市，置身于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之中。她体验了一番豪华生活之后，观察和认识了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终于回到了自己贫困而难忘的故乡。这是一部富有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小说。《来自莫斯科的爱情》描写在国际间谍战中一段曲折的扣人心弦的故事；《英伦魔影》(原名《三十九级台阶》)也是一部英德之间的间谍战小说，情节动人，歌颂了一个英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精神，该小说改编的电影曾在我国上映。《元帅与侍从》透过一个威严的元帅与侍从的关系，反映出领袖人物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这是一篇寓意深刻、颇具哲理的小说。《中人》则通过对意大利一个房产“中人”的描述，嘲讽一个以美貌风姿牟取高额房租的公爵夫人，她“比任何一个高利贷者都更自私、更吝啬、更固执、更干练”，塑造了一个珠光宝气而浑身铜臭的女房东的典型形象。《小老婆》是当代日本著名小说家松本清张的作品，通过一个日本官僚贵族的小老婆坎坷的一生，反映出日本幕府世家的盛衰以及封建家庭的婚姻悲剧，是一篇具有社会意义的小说。

这里的六篇译作，选自大型外国文学翻译丛刊《译海》，现根据许多读者的意愿选辑成书，以飨读者。

目 录

- 少女的追求.....[日]五木 宽之(1)
王胜利 章以武译
- 来自莫斯科的爱情.....[英]弗列明(136)
罗启文编译
- 英伦魔影.....[英]约翰·巴肯(209)
王 云译
- 元帅与侍从.....[德]利昂·傅希特万格(282)
张佳珏译
- 中 人.....[意]阿尔贝托·莫拉维亚(290)
思 坚译
- 小老婆.....[日]松本清 张(300)
丘仕俊译

少女的追求

〔日〕五木宽之 著
王胜利 章以武 译

——野火子的人生，犹如一颗光华璀璨的星。

本文作者五木宽之生于一九三二年，福冈县人，早年在早稻田大学攻读俄文，中途退学。曾做过广播作家、歌词作者等。曾长期从事音乐、歌曲创作。一九六六年发表《别了，莫斯科的阿飞》，获现代小说新人奖，后发表《看那灰色的马》，获直木奖。其代表作为《青春之门》。他是日本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

中篇小说《少女的追求》(原名《野火子》)，从一九六八年七月至十二月，连载于《女性一周》杂志上，后以单行本出版。

日本评论家平栗贞夫说：“看了《野火子》，仿佛置身于玫瑰色的童话园里；但处处让人感到人生痛苦的哲理，宛若蔷薇的针刺扎着读者的心灵。”

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向我们介绍了一位年仅二十的

日本姑娘野火子，为了探索人生，孑然一身，告别了故乡和亲人，闯走东京、香港和罗马，向未知的新世界挑战；形象地揭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形形色色的脓疮，有如一幅幅“浮世绘”。掩卷之余，发人深思。

第一章 再 生

1

喷气客机持续在夜空中飞行。

舷窗外布满了灰色的浓雾。从席位下传来一阵猛烈的震动。客机的金属翅膀，吃力地驮着喷气发动机，象张薄纸似地微微颤抖着。

“真可怕！”野火子不由得抓紧扶手，屏住气息，心想，“不会出事吧？”

这时，头上传来女播音员的声音：

“各位旅客，飞机将逐渐降低高度，飞向羽田机场的上空。由于气流的关系，飞机会出现轻微的摇晃。请旅客们系好安全带。”

野火子下意识地抓起系在自己腰上的皮带扣，舒了口气，再次紧紧地把它勒在身上。

机体倾侧着，发出刺耳的声音。野火子突然感到身体象是悬空似的，手掌心还渗出冷汗来。

“害怕吗？”

在野火子的耳边，响起了悦耳的男中音。说话的人是从

福冈起飞时，就坐在她旁边的中年绅士，年约四十来岁，皮肤浅黑，身材清瘦。

初见面时，野火子不禁吃了一惊。什么缘故，她一时也说不清。但可以肯定，既不是由于他那端庄的仪表，也不是因为他那惹人注目的服装。他不过是位嘴唇扁薄、目光安详的平凡男子。尽管如此，在他的身上却焕发出与众不同的独特的气质。使人感到仿佛在一堆名画的复制品中，他才是唯一的真品。

这只是野火子在对她偶然的一瞥中的感受。要做到一眼就区别出是玻璃还是钻石，这也许是困难的。然而，野火子却自信可以做到：无需根据光泽，也不必通过切割或触摸，便能看出真宝的某种特点。

野火子从这位邻座的男人身上感到具有某种特点。不过，他只对野火子瞥了一眼，尔后就一直在那里闭目养神了。

此刻，他首先向野火子开腔了。

“别担心。现代的喷气客机，即使稍微颠簸摇晃也出不了事。瞧——”这位绅士用手指着密封窗外的巨大机翼，继续道：

“它跟东京兴建的超高层大厦一样，正因为具有这种振动幅度，才不会‘嘎巴’折断。俗话说柔能克刚，就是这个道理。”

野火子点点头，莞尔一笑。在她那齐整的皓齿上，流露出一种自信的表情。

“安全带这样系更好些。”

他把手伸向野火子身上安全带的金属扣。野火子拘谨地盯着那只手。

“这样会把衣服扯烂的。瞧，现在可以牢固地系住腰

部了。”

“谢谢。”

“好大的雾。”他探身眺望窗外，暗自嘟哝。

野火子用额头抵住玻璃窗，注视着机翼下方。巨大的副翼，宛若活物一般灵巧地改变着飞行角度。此刻，从右侧云开雾散处显现出一条宽阔的火河似的光带。在黑茫茫的夜色中，仿佛另一个空间世界正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这是一座沉浸在几百万支灯光漩涡中的人工城。

“东京！”

野火子情不自禁地小声喊着。心坎里充满着难以言喻的感慨！

“我好象正赤身露体地跳向那灯光的漩涡中。”

野火子不知等在前头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她已经不是昨天的森谷麻子了。

“我是野火子。彻底新生的野火子，我要向未知的新命运挑战！”

野火子的额头紧贴在密封玻璃窗上，感到有些发疼了。她一直凝视着那座渐次变大的夜色弥漫的大都会。

2

轰隆隆的声响消失了，飞机静静地在停机坪上停住了。乘客们松了口气，纷纷离开各自的座位。

“我先走了。”邻座的绅士向她轻轻地颌首示意后便离开座位。

野火子略感失望地目送着他，尽管对他并无任何期待，

但总觉得仍有些怅惘和失落的感觉。

野火子有意留在座位上，到最后才走。当她被笑容可掬的女乘务员送下舷梯时，清凉的夜风吹得她浑身轻爽。

野火子提起随身行李，便离开候机大楼，夜晚的机场，花束般的灯火交相辉映。她穿过出租汽车场，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便停下来。

“到哪儿去？”

野火子睁大两眼环视四周。去哪里都一样，只有随遇而安了。

这时，一辆轿车轻声地停在野火子跟前，车门打开，旋即传来悦耳的男中音的话声。

“您到哪儿去？”

问话的正是飞机上邻座的那位绅士。映着灯光，他轮廓分明的面庞宛若一座雕像。

“我正在考虑。”

“正在想？怪不得。”

绅士微微含笑。野火子冲他点点头拎起了皮箱。

“行了吗，上车吧。去哪里，在车里不可以再想吗？怎么样，送您到市中心去吧！”

“谢谢。”

野火子把行李放到车子后座，自己则坐到助手位置上。汽车发动机发出一阵轻微的响声便开动起来。

“初次到东京吧？”

“是的。中学的时候曾有过一次‘修学旅行’，^①可是我没

^① 即为了提高学生的见识，由老师率领去外地参观旅行的一种活动。

能够参加。”野火子坦率地说。

“为什么？”

“母亲生病，又付不起旅费。”

绅士瞅了她一眼，微微摆着脑袋。

“您是干什么的？”野火子问。

他没吭声，略带腼腆地微笑说：

“您看呢？”

“看不出。”

“猜猜看。”

“有点象大学老师，可又不太象。是医生？也不太象；是实业家吧，又过于机敏了点。嗯，似乎什么地方有点艺术家自由自在的味儿。说不定是——”

“是什么？”

“是电影明星的丈夫，或是国际产业间谍……”

野火子含笑细细打量对方，他正视前方，握着汽车方向盘。

“好了，您说的这些我都不配。在飞机上，我只是偶尔同您坐到一起，可是……”他瞅了野火子一眼，便换了个话题问道，“在哪儿下车？到银座还是涩谷方向？如果您高兴的话，我可以一直送您到新宿。”

“请把我送到附近的海边。”

“去海边？”

“嗯。”

“那就去月岛吧。噢，去海边干什么呢？”

“……”野火子没有回答。

“那好吧。”他踩了一下加速器。轿车穿过夜色沿着一号

高速公路，如离弦之箭似的飞驰着。

3

“这儿可以下车了。”绅士停下车说，“瞧，正前方就是东京湾。当心，在黑暗中，这里经常有汽车突然闯来。”

“多谢您一路上的关照。”野火子随手从车后座取下皮箱，低头施礼道，“到这就行了。”

“只要您说行，那就行了。可是……”绅士说，“难道您要拎着皮箱一头扎进海里去吗？”

“我象那个样子吗？”

“在您身上可看到有点奇异的地方啊。”他从车上下来说，“从最初见面时起，我就有这种感觉。老实说，您的穿戴带有乡土气，化妆也不在行，只感到您是一位从地方城市初次进京的普通姑娘。”

“正是这样。”

“然而，您不光是这样。”他咔嗒一声打着打火机，点燃一支香烟。白色的烟雾随着潮湿的海风飘散开来。从远处机场方向，传来发动机刺耳的轰鸣。夜空中，一盏红灯随着飞机的急转弯隐没在远方的夜色中，野火子默默地听着绅士的话。

“您的眼睛里有一种异样的光彩。这究竟是什么，我也不明白。可是在这之前，我曾认识另一个具有同样眼神的女人。”

“她是怎样的一个女人？”

“是一个去西班牙学习吉卜赛舞的日本女郎。是一个相

当了了不起的舞蹈演员。就连西班牙人也都喜欢她的舞姿。此外，她还是一位非常勤勉刻苦的人。可她并不满足自己的舞蹈水平。她好象意识到自己身上还缺乏一种吉卜赛舞蹈演员所具有的某种东西。于是她嫁给了一个吉卜赛人，在他们中间生活了一年。”

“.....”

“一年后，她死了。听说是自杀。虽然我并不了解她的死因，但可推测：她无论怎样呕心沥血、百般努力，结果还是无法表现出吉卜赛人独有的某种风格来。她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便自杀了。”

“您是说我象那个女人吗？”

“我只感到在你们的眼神中，有着共通之处。”

“是吗？”野火子颌首会意，提起了皮箱，“我在这儿行了。再见。”

“再见。”绅士钻进汽车，关上门。

“我们还会见面吧，我是黑木。您叫什么名字？”

“野火子。”

在习习的晚风中，野火子目送汽车的尾灯在黑夜中渐渐远去。

“他可不是一位寻常的人。”野火子暗自思忖道。

哗啦哗啦的波浪声如雷贯耳，略带咸味的海风从海上吹来。在云雾的间隙中，夜空露出黝黑的颜色。

“现在有事可干了。”

野火子拎着皮箱向海边走去。黑暗中的波涛，撞击着混凝土的岸壁，发出阵阵轰响。

野火子打开皮箱锁，取出一个本子。那是她从去年开始

使用的日记本。她用尽全力把它抛向大海。日记本翻飞了一会便隐没在波浪里。然后野火子又把皮箱里的东西：西装、衬衣、鞋子、化妆品，也一件一件地扔进大海里。

空皮箱扔进海里时，溅起一阵水响。最后，野火子从西装口袋里取出那只装有身分证的钱包，也一古脑儿的扔进大海。

曾在山下产业株式会社总务科工作过的二十岁的O.L^①森谷麻子，现在已经完全不存在了。野火子在心底里想：

“这就行了吗？”

野火子略加思忖，索性把穿在身上的西装上衣也脱了下来。

五月夜晚的冷空气委实使人感到寒意。可野火子却不顾一切地用力把上衣抛进夜色笼罩的大海。这件衣服还是野火子用业余时间，以教授附近孩子学习珠算所得到的报酬买的。它可说是野火子唯一的一件象样的衣服。

在黑暗中，野火子慢慢脱下裙子，略顿一下，又毅然决然地连贴身的内衣也脱下了。

“全部扔掉！”

野火子想，为了再生，就该象当初似的赤条条地降落人世。她把脱下的衣服，用两手高高举起，向着大海抛去。大海翻卷起白色的细浪，悄无声息地把它们吞没了。

如今，野火子全身一丝不挂了。她以当年呱呱坠地的姿态，面向夜海屹立着，海风吹拂着她那硕果般丰满的乳房。

“我是野火子！”

① Office Lady，即女办事员。！

她面对大海高声叫喊。这是她为了再生的开始，而替自己取的名字。她告别了那位名叫森谷麻子的仅二十岁芳龄的姑娘后，便决心选择走上自由自在的轰轰烈烈的人生之路！

“目下就是再生的时刻……”在野火子的脑海中，突然掠过这样的诗句。

刹那间，一道刺眼的光束蓦地照向野火子。在光环之中，野火子那美丽的充满活力的裸体，全部轮廓分明地浮现出来。她情不自禁地发出轻微的惊叫，便赶紧用两手捂住了胸部。

4

“关灯！”野火子叫喊起来，“没礼貌！”

灯光熄灭了。旋即，一阵嬉笑声从黑暗中飘然入耳。

“对不起。”是女人的说话声，“不过您那样子实在有趣……”

随着一阵窸窣的脚步声，一位身着白色衣服的女人的身影出现在野火子面前。

“您究竟是谁？”

野火子责问着：她已经恢复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严峻的神情。

“我叫黑木摩耶。您是野火子，对吧？”

“您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野火子话刚出口，又接着反问，“您是黑木？”

“嗯。”

“这么说，您是刚才那位先生的……”

野火子想她可能是刚才用车送了她一程的那位 绅士 的太太。

“不。”自称摩耶的女人嫣然一笑。

“呃？”

“您以为我是黑木的夫人吧？不是的，我是他的妹妹。”

野火子在黑暗中端详着眼前的女人。不知为什么，她感到了几分畏怯。或许是因为她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就象X光那样可以穿透别人的内心世界。

“您已经办完事了吗？”黑木摩耶温柔地询问。那声音里充满奇妙的魅力，宛若蛛丝似的能把对方的心柔软地包缠起来。

“这跟您没关系，”野火子小声答道，“请别管我。”

这时，海面上的冷风从野火子裸露的肌体上轻拂而过。野火子不禁打了个大喷嚏。

“您瞧瞧，”摩耶以戏谑的口吻说着，把手轻轻地搭到野火子的肩膀上。

野火子又打了个大喷嚏。摩耶身上散发出的香水味，搔痒着野火子的心。这迷人的香味，是野火子有生以来从未闻过的。

摩耶搂着野火子向前没走多远，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倏地出现在眼前。使人感到它仿佛是一头野兽横卧在那里。

“您知道这种车吗？”

眼前是一部黑色大型轿车。

“不。”

“这是我最心爱的玩物罗尔斯·罗依斯。”

“罗尔斯·罗依斯……”

野火子伸出指头触摸着车身。这是一种超级轿车，被称为车中之王。以前，野火子曾在一个男孩的屋子墙上，看到过这种车的照片，据说在日本只有几部。那男孩曾给这种被誉为“英国的骄傲”的名牌车迷住了。他曾经赞叹地对野火子说过：很想握一下罗尔斯·罗依斯的驾驶盘，哪怕毕生只有一次也就满足了。

“漂亮吧？”摩耶问。可野火子却故意淡漠地答道：

“车只不过是一种单纯的工具，不能因为由谁乘坐它而决定其价值。”

“清高孤傲的丫头。”说着，摩耶在野火子的胸前轻轻地拧了一下，出声地笑道：

“好吧，请上车。来自九州的女王。”

5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悄然疾驰。野火子坐在黑木摩耶这位奇妙女郎的身边，眺望着窗外飞掠而过的都会侧影。

“您可以把它穿上。”

说着，摩耶把一件白色的毛衣递给野火子。

“车里开着冷气，小心别着凉。”

“就这样没关系。”

“是吗？”

野火子把摩耶递给她的白色毛衣放到了车后座上，随后端详着手握驾驶盘的摩耶。

摩耶挺身端坐，两手轻轻搭在驾驶盘上。那姿态使人觉得她俨若欧洲古典名画中颈项修长、形态优美的天鹅。

摩耶身段秀美、丰腴。她线条清晰的肩膀上，竖着那条不可思议的顾长的粉颈。湿润的朱唇，红似花瓣。每当笑颜绽开，那光彩熠熠的雪齿分外夺目。她那美丽的鼻子，令人联想到埃及的雕塑像。那双乌黑闪亮的眸子，上下簇拥着浓密的长长的睫毛。

这面庞只要见上一次，就会使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强烈印象。虽说她的容貌妩媚、温雅，可不时又有一种不饶人的嘲笑掠过她的眼底。倘若要从鸡蛋里挑骨头的话，那只能说她的每个部分的特征过于出色，因而或许会在整体上给人留下不平衡的异常印象。

“她象谁呢？”野火子竭力搜寻着记忆中的每根弦索，然后喃喃自语道，“对，就是那个人！”

野火子点点头，睁开双眼，重新打量着摩耶的侧面。

“您说我象谁？”摩耶笑着问道，“说给我听听。”

“您什么都知道，甚至连别人脑海中想的事。”

“有那么一点。”

“那何必还要我说呢。”

“我是想听听从您嘴里说出来的。”

“您知道有个名叫凯·肯德尔的女演员吧？”野火子淡淡地问。

“当然知道。”

“年纪轻轻的就死了。”

“嗯。可是个绝代佳人啊。明知道自己身患白血病将不久于人世，却仍然继续拍摄电影，演唱歌曲。终于在医生预料的日期内死了……”

“见到您，使我想起了她。请原谅我说了不吉利的话。”